

水心先生文集

一



水心先生文集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借烏程
劉氏嘉業堂藏明黎
諒刊黑口本景印魚
書板匡高營造尺六
寸八分寬四寸二分

水心先生文集序

備衆文名一家言者在唐始著
前不多見也先生之作從壯至
老由今並古日邁月超神心窮
天地偉刻動海嶽翼然如登明
堂入清廟黻冕崇麗金奏而玉

應其光耀變化如驪龍翔而慶
雲隨也盛矣哉其於文乎粹矣
哉其於道乎蓋周典孔籍之奧
不傳左冊馬書之妙不續詩迄
常張騷降景宋華與質始判正
與竒始分道失其統緒久矣世

遂以文爲可玩之物爭慕趨之
騁馳以其力雕鏤以其巧彰施
以其色暢達以其才無不自托
於文而道益離矣豈能言易知
言難歟或者反之則曰吾亦有
道焉爾文奚爲哉夫子不云乎

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六藝非萬
世之文乎以詞爲經以藻爲緯
文人之文也以事爲經以法爲
緯史氏之文也以理爲經以言
爲緯聖哲之文也本之聖哲而
叅之史先生之文也乃所謂大

成也欲植傑木必豐其根欲涿
巨澤必濬其源文其澤木也學
其根源也學與文相爲無窮也
是果專在筆墨間乎集起淳熙
壬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
通塞人物散聚政化隆替策慮

安危往往發之於文讀之者可
以感慨矣故一用編年庶有考
也昔歐陽公獨擅碑銘其於世
道消長進退與其當時賢卿大
夫功行以及閭巷山巖樸儒幽
士隱晦未光者皆述焉輔史而

行其意深矣此先生之志也門
人大梁趙汝諧序

余幼時

先君東臯處士以遺書一帙名曰策場標準集授諒
讀是書乃水心葉先生適在宋時所著也其忠君
愛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惜乎前後亡缺脫
落有不可讀者嘗慕求全集竟不可得及余領鄉
薦授官栝郡先生乃郡邑龍泉人也後徙居溫之
瑞安嘗因公事詣邑訪求遺本無有存者間或得

一二篇或數十篇歷八載始克備有曰文粹曰葉
學士文集曰水心文集及余幼時所讀標準集者
其總目有四惟標準一集十七其七八公暇躬自
謄錄其各集中所作劄狀奏議記序詩銘并雜著
成篇章者得八百余篇編集彙次分爲二十九卷
其所著經傳子史編爲後集總名曰水心先生文
集繡梓以求其傳與四方同志共覽焉集中字義
脫落無可考者不敢僭補姑虛以待後之君子而
正之

正統十三年戊辰歲孟春望日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諒謹識

重刊葉水心先生文集序

即天

昔宋盛時以文章名家有廬陵
南豐眉山臨川數公者窮聖賢
之奧究道德之微故其爲文足
以繼漢唐之盛天下皆師尊之
南渡以來作者猶衆葉水心先

生其一也先生之學浩乎沛然
蓋無所不窺而才氣之卓越又
足以發之然先生之心思行道
於當時而見之功業不但爲文
而已也觀其議論謀猷本於民
彝物則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

理至於求賢審官訓兵理財一
切施諸政事之間可以隆國體
濟時艱然未至於大用而道不
盛行今之所見惟其文而已豈
非可惜哉其論林栗一書有功
於斯道甚大時栗唱道學之說

欲竄逐文公善人君子皆惴懼
先生獨上書天子論栗莢邪請
加挫折以扶善類國家之本莫
大於是先生正直剛明嚴於善
惡之辯如此今去已遠而其言
存是亦可以不朽矣章貢黎諒

字公允早得先生之文讀之固
已起敬起慕然恨不得見其全
及爲處州府推官乃先生鄉郡
常行縣訪之士大夫得奏議記
序等作八百餘篇手自讎校分
爲二十九卷鋟梓以傳而屬直

爲序於乎先生之文豈直所能
知而亦豈待序而傳哉念今之
仕者於其分所當爲上之人之
所督責猶有不能盡其職而挂
於吏議若非其所當急則怠廢
可知矣公允於此文非其所急

也而知之深好之薦勤敏足以
有爲從容於政事之餘收輯而
刊布之使前之諸公有以繼後
之爲士者有所視法而興起尚
賢與善之意厚矣是可嘉也故
爲序而道之

景泰二年三月朔日榮祿大夫
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泰和

王直



書

水心先生文集總目



奏劄一卷

狀表一卷

奏議三卷

詩三卷

記三卷

序一卷

墓銘二十三卷

行狀謚議銘青詞疏文卷

祭文一卷

書啓一卷

雜著一卷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一

前集

奏劄

章貢黎諫編集

上孝宗皇帝劄子

臣竊以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不知所言或言而不尽皆非人臣之義也虜并兼強大而難攻故言者皆曰當乘其機積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待其時夫究極本末審定計慮而識所施爲之後先然後知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今日之率易苟且習聞卑論而無復振起之實意則固以爲必當乘機必當待時以緩歲月而誤大事是必

然矣且虜知其不可以羈制中原久矣黏罕之立爲
楚僞齊楚懶之還五路河南今酋之初又議割白溝
以南而定盟好蓋其本謀未嘗欲於河東河北之外
越而有之也顏亮雖威脅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
者固已係踵我之偏師雖浪戰無律亦能擣陝虢搖
關輔得其要郡而守矣然則虜之所謂難攻者豈真
難而不可動者豈真不可哉此姑未論可也方今之
慮正以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夫我自
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難以從其易我自有所謂不
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於是力屈氣索甘爲
退伏常願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虜而暫安於東南
臣以爲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 陛下感念

家禍始初嗣位葺兩淮理荆襄慰綏蜀道安集歸正
人立忠毅忠銳等軍教民兵弩手新城壁造器械講
馬政糴米儲貨處處椿積臣誠愚陋竊計陛下志
望廣遠中夜太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於此
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
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蓋其難有
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爲陛下條陳之夫重誓約
畏先事以金幣啗虜本景德以來立國之素規耳
既隳於契丹復成於女真以至於淳海再三而謀夾
攻費數百萬以買空燕則又宣和之所畫也故幹
離不之始至也不過責納張覓紛亂元約而已黏罕
復至又不過責悔割三鎮及間結余覲而已青城之

辱忍復陳之則又不過以爲當如誓書而已是三役者可謂覆滅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虜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而國家遂爲之包容垢恥恬受竒禍竄逐議臣降詔謝過建炎未和則祈請不絕紹興既和則絀損不較冊命行於至尊陪隸施於宰輔賴陛下威靈遠暢始得以匹敵往來耳置不戴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虜弱既已久矣陛下欲尚加回護陰俟他隙則憤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若流涕行誅顯示決絕而國信所藏典故具在亦恐天下之大義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此則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矣而士大夫之論何獨不然故不以賊虜爲可怒而反咎平燕之不當不責

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棄三鎮則同議者
皆是割大河則簽書者不疑至於秦檜遂行其南自
南北自北之論湯思退從而效之撤守弃地開門納
敵幾危於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穡翕然附和更爲
務實黜虛破壞朋黨趨赴事功之說相承至今况守
已撤矣地已弃矣和親成矣尚何實之可務何事功
之可赴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爲奇謀祕畫
者則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則止於親征遷都
沉深慮遠者則止於固本自治高談者遠述性命而
以功業爲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爲無辨
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 陛下欲詢衆謀則
流言成市互爲廢興若斷以獨志則慮之不盡事難

輕發如此則議論之難二也女真方之前世非勁虜也然而童貫逃師於始至种師道玩寇於被圍李綱失守於太原李回掃迹於河上黃潛善不知南渡杜充未戰迎降趙鼎持重迄無定筭張浚經畧屢致奔潰此皆國家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佞雖異敗事豈殊陛下遍覽往策當艱難鼎峙之時豈無傑材異禀克就勲績者乎今環視臣前者後者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厲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爲閥閱以勾校朱墨爲詳陳能縛一姦民遂自許爲有智能斬一黠卒遽自負爲有勇其懷利尚同毀傷善類陰塞正路謀以力據要津者充滿內外陛下欲倚賴此

徒責驥足於蹇步固無可言若出意收拾拔於度外則又孟浪欺謾無足憑仗此則人材之難三也

國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爲五代廢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下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和無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網疎漏有驕橫不臣之虜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靖以爲寧有外虞而無使內變課其功效固已過於漢唐遠矣查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爲叛命而坐視胡虜長驅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則得

失之筭豈不明哉夫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爲藩鎮范宗尹嘗割邊面爲鎮撫皆隨以廢格陛下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力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搖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者特其精華景象而已計其事實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爲兵不以兵爲民因事以養兵不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則不敢戰今食錢自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饑寒之色是以兵爲民也北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戰也合營屯

廂禁見卒至六十萬群校貴將廩祿無筭外虛州縣
內困 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
爲不可動者一也昔固有以乏財爲患矣未有皇皇
汲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漕司造船督府
犒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後錢
起供而役法弊鹽袋錢增添而鹽筴盡頭子勘合免
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間益以苛碎大抵經總
制錢爲州之害月楮板帳爲縣之害而四蜀折估青
草水脚對減激賞隔槽名色其患苦又爲特甚天下
之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蓋財以
多而遂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二也夫
誅討仇賊修立大事使不愆素是人主宰相之任也

整葺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官群有司之任也未有以百官群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檢正都司六部列屬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受守吏手能否莫辨賄賂公行閔節交市民究不直事滯不決小治若此况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吏疲奕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 國家以法爲本以例爲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央也非例無行也驟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暫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夫先人而後法則人用先

法而後人則人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矢職而吏得志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廢矣然人材之定品孰堪爲某官孰不堪爲某官孰宜爲小孰宜爲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今也任職則以人爲可廢擇官則爲人之餌學科舉掛名蔭計級而取循塗而進無不可爲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廉恥日缺名實日喪風俗大壞而不可救蓋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者精華景象之難變而五者事實之尤不可動者也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

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
可動故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
媮右列未能登進勇爵而儒生或以見薄爲愧信臣
未足承接密旨而外庭或以見疎爲疑公卿大夫私
竊告語咸以今之事勢舉無可爲者姑以羨身甘食
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
殘賊者歟公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實
當明其是非當斷其廢置當決不講不明不斷不決
陛下之志雖欲有爲將何所恃而獨行哉一世之人
維繫手足塗塞耳目失正性矣豈知君仇之當報而
爲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
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

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然則其難者豈真
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乎蓋自古人君有雖居天
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以卒於無成者矣
陛下則不然以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博學遠
覽絕識獨睿漢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
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大議
成立則國是之難者先變矣陛下之國是變則士
大夫議論之難亦變矣群臣之在內者進而問之在
外者舉而問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事者
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國是變議論變人材
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某事耳非輕
動而妄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既變則兵

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
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制而不制於吏
使人與法相參而不役於法使賢能與資格並行而
不屈於資格皆無不可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
立五年必成二陵之讎必報故疆之半必復不越此
矣臣故以爲機自我發而非彼之乘時自我爲而何
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我之所謂難
者直難矣虜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所謂不可者真
不可矣虜豈復有可動之時亶之廢亮之殞幹魯之
叛皆彼之機也我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
以爲率易苟且習聞卑論緩歲月而誤大事者也臣
晝誦夜思審觀天意稽考人心十五年矣今日始得

對清光發緒論 陛下加聽之願反覆詰難以究其
始末非獨臣之幸天地 祖 宗之靈所以望於
陛下也

上 光宗皇帝劄子

臣恭惟 陛下始初臨御思深慮遠曾未旬浹遽詔
中外之臣各以其言疏列來上誠欲治之主正本始
之先務也臣不敢汎濫條奏苟應故常惟 陛下少
留聽焉臣聞古之號為賢君者必能先明所以治其
國之意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知病所在鏤剔根
柢不悛改為則雖已衰復興垂敗復成終必得其所
願而後已不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因徇姑息隨
目前之苟且望他日之遠大錯施雜用精神不應文

理差舛久而無驗心志怠忽則雖已興已治之餘衰
亂出焉况欲求其興且治乎所謂當先明治國之意
何也蓋當微弱之時則必思強大當分裂之時則必
思混并當讎耻之時則必思報復當弊壞之時則必
思振起當中國全盛之時則必思維持保守當夷狄
賓服之時則必思兼愛休息先視其時之所當尚而
擇其術之所當出不可錯施而雜用也堯舜三代莫
不皆然秦漢以還可稱之君暨我 本朝 藝祖
太宗聖人迭起積其勤勞奮其勇智功隆業鉅垂裕
來葉何嘗有迷其時而誤其術者哉 陛下以臣之
言視今之時則其時果當何尚而其術果當何擇歟
豈以為微弱而當思強大分裂而當思混并讎耻而

當思報復弊壞而當思振起歟抑以爲中國全盛而
當思維持保守夷狄賓服而當思兼愛休息也無乃
當微弱分裂讎耻弊壞之時而但處之以中國全盛
夷狄賓服之勢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而欲庶
幾乎強大混并報復振起之功歟治道之象微而難
知臣雖至愚竊論今日之事恐其由前之時而處
以後之勢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補馮雜醫不能
起疾未莠維種迄靡豐年此所謂治國之意當先明
者也誠先明其意則國之所是可斟酌而定議論趨
向可審詳而決課功責效可歲月而待臣昧死願論
今日之未善者六事皆治國之意未明之故何謂未
善者六事今日之國勢未善也今日之士未善

也 今日之民未善也 今日之兵未善也 今日

之財未善也 今日之綱紀法度未善也何謂今日

之國勢未善請即漢唐之興衰以攷見 宣和

靖康之始未漢中衰也為王莽所篡尺地一民非諸

割之有矣然其人心猶未潰也故光武以宗室踈屬

至與乞食之飢民聚謀協力卒以誅莽而盡復漢業

者二百年唐自天寶之後大亂相乘盜切名字跨據

藩鎮者接踵加以世有內患日就衰削亦以其人心

猶未潰也故猶得專主行其命令盡羈縻其土宇者

百五十年不至於播遷不復而使中原遂為左衽也

國家 宣和 靖康之變雖曰小人造孽力取幽燕

貪功不靖激成禍乱然三鎮雖割而其民未嘗願降

也京師雖陷而天下未嘗有變也虜雖以威立張邦
昌劉豫而奸雄未有崛起而與我抗者也 建炎巡
幸遠至温台從衛陰祐分適洪贛川陝處置自爲扞
禦三方阻隔不相聞知然臣民奔走愛戴無異平日
及劉豫再犯江淮兀朮復取河南震動陵逼自以爲
豕突之勢莫之敢校然將士周命首尾麤擊豫以退
卻而兀朮大敗卒甘心而求盟焉自是 宣和之末
至 紹興十年之後凡二十年之間中國實無潰叛
之形也然終不免於罷兵增幣分裂南北以和寇讎
大則無東漢戡復之勲小則無晚唐羈縻之政何也
此臣所以深疑當時治國之意未明於微弱分裂雖
耻弊壞之時猥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柄鑿不

合矛盾相戾畏而安之佐成其鋒以致此也自是以
來幾二十年顏亮兇狂離其巢窟跳躑一戰鼓聲所
震常潤之屋瓦幾無寧者當是之時我方過於防慮
豈敢謂其真送死乎然而胡人篡之華人叛之卒殞
其首於是中原響合殆將百萬而我以素無紀律之
兵聲勢不接猶能所向有功是中國雖名屬彼而實
未嘗瀆叛於我者如故也自是以來休而息之愛虜
而不敢愛中原者又幾三十年矣歲月雖已遠長老
雖已亡號令雖已絕然而臣揆之天理驗之人心察
之事勢雖有名屬彼而實未嘗瀆叛於我者猶在也
陛下盍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而斟酌國是於此乎
且夫微弱者必思強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

也分裂者必思混并秦晉隋之力爭 藝祖 太宗

之無敵是也讎耻者必思報復夏少康越勾踐漢武

帝唐太宗是也弊壞者必思振起秦孝公周世宗是

也豈昔之能斟酌國是於此而今有不能乎若曰業

已然矣吾獨柰何又曰天不悔禍吾其敢逆事之未

立則曰乘其機也不知動者之有機而不動者之無

機矣縱其有機也與無奚異功之未成則曰待其時

也不知爲者之有時而不爲者之無時矣縱其有時

也與無奚別然則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治國之

意終於未明而 今日之國勢亦終於未善而無所

復論矣何謂 今日之士未善自古國家曷嘗不以

任賢使能爲急歟然而以意行事以人勝法者乃

今日之所諱也。故事之曲折無不諉法習而行之。吏胥所工，士大夫媿焉。幸時無事，將迎唯諾，自可稱職。而賢能遂至於無用矣。其無用也，故今之修飾廉隅者，反以行見異，研玩經術者，反以學見非，志尚卓犖者，反以材見嫉，倫類通博者，反以名見忌。是豈世之惡賢能，歟？賢能之無用，勢有以激之也。錮於朋黨，沉於卑賤，老於巖穴，何不可者？然而臣竊怪其說無用於世矣。而風流日以墜，失士俗日以頹，敗官無素望，人無定品，諸路無平時之帥，群僚無充事之員，卒躄蹠嗟息，而且以乏財為患者，何歟？豈其既以為無用，而可以抑遏，又以為有用，而不可磨滅歟？然則以為有用，而不求其實，而收之以為無用，而不思其弊，而

救之者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士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士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民未善三代之養民臣猶未敢言也若夫漢當文景之際則公私有餘武帝則蕭然耗矣江左元嘉之政其盛衰亦然蓋民之富貧專繫其用兵之多少矣自紹興之中年及乾道淳熙將五十年中間用兵一二年爾亦可謂少矣民之富州縣之寬宜與文景比而今獨奈何民力最窮州縣最困噉試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縣曰某可爲歟某不可爲歟其不可爲者十居八九矣又試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州曰某可爲歟某不可爲歟其不可爲者十

居六七矣又問其不可爲者何事歟曰月椿板帳爾
總制上供爾歸正人官兵俸料爾又問民力之所以
窮者何說歟曰役法爾和買爾折帛爾和買而又折
帛爾然則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用
兵之害甚於武帝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
明而使今日之民未善也 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
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民亦終於未善而無所
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兵未善古人之兵以宿師爲拙
以聚屯爲病不敢別異於民而特養之雖特養之不
多數也一朝有事菽棗其食料簡其民雖少而未嘗
不勝者厲而使之也今之特養者將兵禁兵廂兵世
世坐食總其成數斯不少矣古人之兵患未得此數

爾固足橫行於天下又有特養之大者御前之軍屯
駐四處鑄兵買馬截撥綱運貲力竭矣然而上下徊
徨皆曰兵不可不養也屈意仇讎堅守盟誓行人歲
遣賂貨空矣然而內外怵惕又皆曰兵不可用也不
知兵既不可養而何以反不可用歟統副非人腹削
廩賜卒伍窮餓怨嗟流聞議者又以爲就使用之終
不可以致其死命也不知既不可用而徒養之又何
以徒養之者爲累歟然則昔人之能厲其兵雖少而
必勝今日之以兵自累雖多而愈弱者何歟臣所以
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兵未善也 陛下
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兵亦
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財未善財之

善者不曰米粟布帛取於民力之所有歟及主制浸廢運漁鹽推酒茗以佐用度然終不盡利而亦不盡以金錢責其下之所無雖少而不得不足者蓋亦未至於一切肆行而不顧也今之茶鹽淨利酒稅征推何其浩大歟雖漢唐極盛之時盡一天下之輸曾未能當今三務場之數其又有浩大者經總制錢強立窠名從而分隸和買白著折帛折變再倍而取累其所入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入既若是出亦如之蓋常倉卒不繼相視無策遂印兩界會子而權之者有年歟矣不知取錢之多既若是而何以卒歲擾擾反憂不足歟今天下幸欲暫安於無事而徒以是錢爲患也設更有事其一切不顧而取之者又將覆出歟夫

昔者不敢盡取雖少而猶足今日不顧而取之雖多而猶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

今日之財未善也

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

終於未明則今日之財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

何謂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昔之立國者知威柄之

不能獨專也故必有所控持之不可盡用也故必有

所縱三代以上星分棊布悉爲諸侯其自居者千里

而已此非後世之所能然猶堅植其四隅倚之捍禦

封崇其險阨示以形勢至於對立鼎峙雌雄所爭則

必隆其委任多其分畫豈無外重生奸跋扈致寇之

患哉歷代相承莫之或變蓋非不欲其密而亦不能

不使之疎也然則盡收權變一總事機視天下之大

如一家之細孰有如 本朝之密者歟嗚呼 靖康
之禍何爲遠夷作難而中國拱手歟小臣伏死而州
郡迎降歟邊關莫禦而汴都摧破歟今猶弗之悟也
豈私其臣之無一事不稟承我者爲國利而忘其難
之無一事不禁止我者爲國害歟豈其能專而不能分
能密而不能疎知控持而不知縱捨歟此臣所以深
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也
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
紀綱法度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恭承明詔念
軍國之利害不能究知生民之休戚無以自達法或
不宜於俗或事不便於時臣固以爲無大於此大者
矣然而當先明治國之意而已不先明治國之意使

此六者本傷於末壞心靈而枝披支離渙散而臣之
議論無所復用矣誠先明治國之意則臣今所論特
其目耳源流汗漫變故萬端非兼攷古今不能盡其
理非並知難易不能通其變非獨悟良策不能操其
決非豫覩成效不能待其久也 陛下不以臣之愚
試留聽焉誠欲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則固當視今之
時 陛下以爲今果何時歟果微弱歟則意固在於
強大矣果分裂歟則意固在於混并矣果讎取歟則
意固在於報復矣果弊壞歟則意固在於振起矣在
陛下審觀熟察而已然則謂今之時爲中國全盛夷
狄賓服者臣恐其名託之而實非也謂治國之意當
維持保守兼愛休息者臣恐其形似之而實謬也在

陛下果斷改爲而已臣伏覩 壽皇聖帝在位二十
八年英武剛健勤勞恭儉整厲臣工變移風俗大志
未酬親授 陛下舜禹之美二典所載若帝之初何
以過焉 陛下嚴祗寅畏足以膺受付托仁恕溫厚
足以慰答僉望虛心無我足以容受正直廣覽兼聽
足以照臨欺蔽至公寡欲足以杜塞僥倖長駕遠馭
足以招徠英傑於此而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又何難
哉譬之行天下者在所問津而已干犯
旒袞無任恐懼

上 寧宗皇帝劄子 嘉泰三年

臣聞欲占國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離合爲驗昔周
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順上天命最爲長久召康

公爲成王賦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興託淵然以深其旨意汰然以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犯爲能而以順悅爲得此豈有諂曲之意存乎其間哉忠信誠實盡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閔憂樂不以己之曲直校勝負故能上爲人主所信下爲百姓所愛蓋人材合一之時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世所能及也往者 陛下初嗣大寶臣服在百僚偶當進對輒不自已竊嘗申繹卷阿之義爲 陛下獻天啓明聖德意開廣志慮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馴致臣灾疾羸殘目覩斯

事不勝感嘆臣聞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和
如庖人之味焉主於養口而無酸醎甘苦之爭也使
猶有酸醎甘苦之爭則非和矣平如工人之器焉主
於利用而無痕跡節目之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為
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
而善制器者必能消衆不平使皆効其平人臣誰無
有己惟明主能使其忘己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
嘉祐之間昔所廢棄皆復湔洗不分彼此不間新舊
人材復合遂為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絕榮望
區區之愚所期人臣忘己體國銘心既往圖報方來
如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係畢智陳力分守所嚴
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徇而與公家相為先後如

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
近法仁宗以無媿於卷阿之詩 陛下財幸

劄子二

臣病苦餘日 聖恩垂憐使轉漕湖外守符泉南今
又特蒙收召入奏之初有两處職事不敢不陳愚慮
臣竊湖南士民之論以爲二十年來歲雖熟而小歉
輒不耐地之所產米最盛而中家無儲糧臣嘗細察
其故矣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意靡
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餘米盡以貿易大商則
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艦而同營展轉賑糶以
規厚利父子相襲老於風波以爲常俗其不耐小歉
而無餘蓄勢使之也故每遇小歉閭里不能自相給

惟仰州縣賑救城市之民青黃未接食於常平者十
家而九此事諸司當任責而漕司爲一路通融有無
之處其責尤重然湖南漕司歲計所入甚少比江西
纔十之三四比湖北纔十之五六曾不足以支本司
一年之經用向者團簇大軍錢數多總司所取不盡
可以通借故不自覺而反冒富厚之名自大軍錢屢
減舊額總司按籍盡取積以歲月坐致漏底今漕司
索然窮匱者五六年矣除湊足交頭之外每遇新舊
交易使者與屬官聚議搏手無以具接送之費臣此
取乏諸郡小歉雖先事講求荒政終不能有所捐貸
爲諸司之倡去歲祁陽蔣圜十借糧作過守令張皇
一時駭動幸而就擒欲出少米以哺之力不能及竟

閱然而止臣以爲一司事力殫乏至此平居不足以
自存萬一水旱急難辜負任使利害不細臣每念漕
司所得屬郡財賦久失定規不可復取本司當自擇
其間利源與州縣百姓不相得宜制定規有則可以
參酌施行者以漸經理庶稍有所作爲萬一水旱急
難百姓指準之地此誠一路之急政不可忽也臣頃
雖熟計不敢奏陳蓋初始既難而臣方病昏不能勝
任今有通練敏達之士役以意指俾之講求許其自
行無使貽害足以爲一路之預備寬九重之顧憂豈
不幸甚

劄子三

臣切以泉南素有樂郡之名與他州異蓋上供皆承

平常賦過取殊少起輸以產錢定入橫費不多吏畏
民不輕出令民愛吏思其遺化每示蠲放不知督迫
郡計所入僅僅無餘比因更易頻仍通約歲終當欠
四萬餘緡臣將去官百方補湊元交之數極爲費力
若更積累日月竊恐所欠愈甚昔之已放不免復取
一切之政既行吏民交相恨望樂郡之名自此不可
復得矣臣仔細考究乃有本州合得財賦逐年循習
不加整會者二事其一南外宗子等請受錢準元降
指揮轉運司與本州各應副一半今照嘉泰二年計
支一十二萬餘貫而轉運司自淳熙十五年止應副
四萬八千餘貫又增撥漳州有名無實者其實每年
只取惟二萬一千餘貫而已其米價錢轉運司合撥

一萬五千貫近年只應副一半三項截日計虧少本
州錢四十二萬三千餘貫其二本州遞年代爲宣信
建昌邵武四郡發納上供銀一萬五千六百餘兩四
州軍却合應副本州衣絹紬等自減半之後通計五
千五百餘匹綿七千餘兩惟信州取足而疎惡不堪
三州軍每年計虧三千二百餘疋積欠紬價至五十
九萬八千餘貫臣以爲此二事於一郡非小故也且
轉運司以合應副之錢委之本州使自陪備以困民
力其理豈得穩便况三州軍士上供銀本州每年兩
限起發不敢違欠銖兩而三州軍坐視不還使本州
自擘畫衣綿支散官兵於義安乎蓋轉運司於本州
爲所部官吏雖常伸懇不敢取必而三州軍彼此列

郡不相統臨坐視積欠遂至百餘萬緡自應然爾自
非守臣開析利害達於 聖聰而 陛下惻然主張
特發 聖訓厥弊無由可革欲乞 睿旨轉運司須
管照元降指揮今後每歲應副本州一半宗子米價
等錢並令支實價不將有名無實者塘柱充數以致
欠折其三州軍上供銀并本州衣絹今後並令各自
措置所有以前積欠却與盡行豁除如此則本州歲
實可省三萬餘緡守臣更加撙節以補不足庶幾已
放者不至復取一切之政亦未遽行樂郡之名可以
不失仰稱 陛下加惠泉民之意

上

寧宗皇帝劄子

開禧二年

臣聞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強者興 陛下申

命大臣先慮預筭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
以就強矣臣宿有志願中夜感發切謂必先審知今
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如
此則弱果可變而為強非有難也臣將傳陳極論而
事濶語長誠恐久留天聽臣每念契丹累世大國也
女真乃以數千人挺闔而天祚無戰不北遂至於亡
以勢而言當是時我疑若可以分功者然終不得一
逞而盧溝之役累世軍實皆蕩焉何至此哉又况西
兵我之勁卒也方臘猝叛声搖汴都諸將提偏師俘
臘無遺種矣渡江以後扈衛艱難誅剪盜賊大抵西
兵西將之餘也夫契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滅於女
真崛起之兵我以關陝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

之將然則宣和強弱之勢斯可識矣自是以來京城
則陷中原則失維揚則渡江會稽則航海十年之間
未有能與女真抗者也其後虜興逆臣劉豫迫我不
已激而思應於是我始能勝於大儀又勝於李家灣
又勝於順昌拓臯而虜始與我定和矣顏亮兇狂自
殞而我始能以敵國自立矣夫虜以敗殞而後和雖
和而猶不失爲雄我以應久而後勝雖勝而猶不敢
盡用然則紹興陰興強弱之勢又可驗矣今欲改弱
以就強移迫動應久之兵而爲問罪驟興之舉作東
南幸安之氣而推女真素銳之鋒此至大至重事也
誠宜深謀誠宜熟慮宜百前而不懼不宜一卻而不
收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虜已衰弱

虜有天變虜有外患怵輕勇試進之計用麤武直上之策姑開先霧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臣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爲強誠無難者在所施設如何爾取進止

劄子二

臣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者臣伏覩建炎紹興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虜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議和好則收兵撤戍已有定約又不敵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也今雖分兵就邊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軍迎敵勝負不可知

要必扼江而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北之望
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矣本朝外攘豈願內擾
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
做家計牢實自守虜雖擁衆而至阻於堅城彼此策
應首尾相接藩牆禦扞堂奧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
言矣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
兵國家倚以爲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
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
陲無獨全者臣慮其間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
陣進戰退守必然未能一一皆是若今所委付果已
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事警策件件理會若其人未
當則利害甚多伏惟 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

萬未可便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
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虜有餘此臣
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二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
陛下比年首以大義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
未必皆怯懦首鼠不肯任責也亦由積安之久素所
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疎昔宇文粹中論京城守具
白時中自謂事非經歷則不知而况兩陣夾機有大
於此乎今天下亦非無智意材力願得自効若淮漢
千里果當固守四處大軍果當精練四方之才隨其
小大宜付一職使之觀事揆策以身嘗試習熟漸久
方能捨燕安而樂麤澁易脆腐而爲堅強勁虜在前
行者思奮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三也至於

朝廷之上封域之內綱紀法度號令賞罰黜虛從實
條目至煩然總先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取進止

劄子三

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 仁宗 英宗號極盛之
世而不能得志於西北二虜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困
乏寧自屈已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樁之
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間拓地進築而斂不及民熙
豐舊人矜伐其美然陳瓘譏切曾布以爲轉天下之
積耗之西邊邦本自此撥矣於是蔡京變茶鹽法括
地寶走商賈所得千五萬內窮奢侈外熾兵革宣和
之後方臘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邑始立燕雲乍復
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興自是以來羽檄交警增取

之目大者十數而東南之賦遂以八千萬緡爲額焉
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
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貨財
多少爲拘近者國用置司偶當警飭武備之際外人
但見立式太細鈎校甚詳不能無疑謂將復取臣獨
以爲不然何者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求底
阜康此詔書也兩浙鹽丁既盡免矣方以寬民而何
至於復取乎參攷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
計而總覈之其理固當然臣謂國家之體當先論其
所入所入或博足以殃民則所出非經其爲蠹國審
矣今經總制月輸青草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患
太重赴辦甚難而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

一半以上輸納者貪官暴吏展轉科折民既窮極而
州縣亦不可爲矣以此自保懼無善後之計况故規
恆宜有大賚之澤伏乞 陛下特詔大臣使國用司
詳議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
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不須對補便可蠲除小民
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寬息之實 陛下修實政於上
而又行實德於下和氣融浹善頌流聞此其所以能
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者也改弱以就強孰大於
此凡此皆其大要而已 陛下不以臣爲愚且迂敢
不自竭而詳陳焉取 進止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狀表

安集兩淮申省狀

右逐一開具在前外然其間利害曲折亦復不少某切照去歲虜入兩淮所殘破處安豐濠盱眙楚廬和楊凡七郡其民奔迸渡江求活者幾二十萬家而依山傍水相保聚以自固者亦幾二十萬家今所團結即其保聚下流徙者雖不能盡在其中大約已十餘萬家矣其流徙者死於凍餓疾疫幾殫其半而保聚之民亦有爲虜驅掠而去者散爲盜賊則又不在焉度今七郡之民通計三十萬家和議未定室廬不成

就便和議有定其短長之期又未可知此三十萬家者終當皇皇無所歸宿蓋淮上四戰之場虜敵往來之地民生其間勢固應爾然自古立國未嘗不有以處之也無以處之則地爲棄地而國誰與共守設使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又將奔迸流徙而喪其生乎春秋戰國之時畫國而守大爲城邑小爲壘壁百里之國皆有邊面自非暴君苛政其民未嘗散之四方兩漢以後裂爲南北中原不合者凡數百年人在戰地各自爲家養生送死老子長孫未嘗有闕彼非有以自守不肯輕棄其鄉安能如此自唐以後至於本朝以和戎爲國是千里之州百里之邑混然一區煙火相望無有扞蔽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

散無有能自保者南渡之後前經逆亮之禍近有僕
散揆之寇累世生聚一朝蕩然故某昨於國家營度
規恢之初以爲未湏便做且當於邊淮先募弓弩手
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約可十萬
家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固虜人不得踰越所以安其
外也蓋漢唐守邊郡而安中州未有不如此者也今
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虜共之惟有因民之欲今其
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縻以小職濟
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
令虜雖大入而吾之人民安堵如故扣城則不下攻
壁則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使此
謀果定行之有成又何汲汲於畏虜乎所以安其內

也夫徒手搏虎以幸其斃一夫之勇也一夫之勇未
必驗而一夫之怯其爲驗也決矣爲天下者不以天
下之大而就一夫之勇故某願朝廷以謀困虜以計
守邊安集兩淮以扞江面使淮人不遁則虜又安敢
萌窺江之謀乎故堡塢之作山水寨之聚守以精志
行以強力少而必精小而必堅毋徇空言而妨實利
則今日之所行與漢唐之屯田六朝三國春秋之壘
壁彼各有以施之不相謀而相得故也伏乞照會指
揮施行

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塢狀

某昨蒙差兼江淮制置專措置屯田被命之始即
嘗深念以爲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省運就糧分兵

又駐磨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頃
自虜寇驚騷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墟十
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
所常安守其舊廬而忘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日之
常論冒行之乎故某逐急且於江北創立三堡先作
一層今三堡既就流民漸歸所宜招徠安集量加賑
貸今於東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內其舊有
田舍者依本住坐元無本業隨便居止其間有強壯
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程試利以賞
激度一堡界分內可得二千家爲率萬一虜騎今秋
再至隨處入堡與官兵共守此今日經營之大畧也
至於屏蔽江南防扼口岸則其說尤長敢不盡布愚

惘某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攷詳前後案牘無非葺治戰艦布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暗樁開堙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勳故老之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利不利然終未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况某晚進末學何所能爲不過守舉舊事期於無闕而已如鹿角暗樁之類去歲論者固嘗指爲兒戲及扣其別有何策則又寂無所言某猶謂厲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則如前故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邊遽告急淮人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惑一日有两騎僞效番裝躍馬江岸相傳虜人至矣濟渡之舟斫纜離岸檣楫失措渡者攀舟覆溺數十百人某始嘆息曰

是真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椿，數重並設，溝塹深闊，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搖，誰與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炎紹興之間，兀術輩未嘗不徑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於是始捐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劫虜營石跋定山。上下凡十數往返，取其俘馘，係纍以報江南奮氣見者，賈勇而人心始安。虜亦由此卷甲遁矣。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爾然渡江之兵苦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石斌賢之徒不能成大功，宣司嘗急呼封益明王，益欲令將兵策應和。

州竟閔嘿而止今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
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真緩急
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各堡無
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修葺勿使廢壞
收聚居民與之爲主今岸渡繁會自成市井若萬一
有警乞從

朝廷即令各堡增募一千人照吐渾等仗並與幫收
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教閱諸州禁兵抽摘二千人
以九月至并於防江効用內摘那千人各堡二千五
百人并堡塢內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旋
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堡通爲四千五百人相共守
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八九月別募精勇敢死士千人

厚帑請給以待劫寨焚糧直前搏擊之用蓋堡塢之成於防江有四利往日江南列營五萬人去歲亦不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敵果窺江責其不走固已難矣而况進戰乎何者虜在北岸共長江之險兵衆騎多而吾軍之氣已奪矣今堡塢既立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兵膽氣自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怯一利也雖有各處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實爲造舟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出北岸勝負未決旁觀膽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既成虜縱在江北我有應接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捨舟登岸乘勢擊逐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八面便利捷疾尤在舟師之

上然迫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俟其入江而決
死鬪者其勢難今堡塢既成有易無難三利也戰艦
甲士虛閑舟中擁戈坐觀從昔病之無策可治今舟
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使虜果忌堡塢爲彼之害
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跋瓜步近在江津定山去
江纔三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爲江中家計強弩所及
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脫若虜人畏而
不前置而不問盡力攻擊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
避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形其前或出其後制
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爲用力寡而收功博孫氏
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餘者非幸
也數也故某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之用

屏蔽江面先作一層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再來不復求渡騰突紛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其險要用其豪傑見團結山水爲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緣周遍特借以聲勢使自爲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蓋孫氏六朝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充國先零棗祗許下之謂也不然則南北並爭之際無歲不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逃屢復以自瀆於流離死亡也哉某自去冬憂悸熏心舊疾之外復增新病背病半年呻吟宛轉自有改兼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趣成此三堡其間條目極有未備而某羸證既成不能扶持忍死以待畢事豈勝慚懼伏乞

朝廷速賜選擇總練通方老於智謀之士前來建

康糾剔其妄作踈漏之失攷尋前史規畫鎮密
之舊克集功緒以究遠圖某不任折扣之至所有
定山瓜步石跋三處堡塢圖本并四十七處團結
山水寨居民戶口姓名帳策謹隨狀繳申伏乞指
揮施行

辭免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狀
次對之職爲選甚高曩玷留都雖嘗假寵退甘窮巷
固已黜幽恍歲月之屢遷何夢寐之敢及七十既至
一再控陳但得歸休便爲止足豈意矜憐枯瘁委曲
陶鎔特畀新除復還舊物然而竊尋故實兼考前文
惟必諧告老則或容以示恩今猶使奉祠則安
得因閑而冒受夙夜自揆震驚靡違伏乞俯諒微誠

特賜敷奏寢免華文閣待制恩命只以本官依舊宮
觀不越常分庶幾少安無任跼蹐俟命之至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狀
聞命殊常省躬震越蓋臣子年耄而食貧上所矜閔
則爲之改祠賦祿所以示恩也至於超進職名寵光
榮耀將以爲勸則非德進而業廣不在茲選某頽齡
暮景貧病交迫伏蒙至仁曲加憐念特畀祠官所宜
祗服恩私俯僂拜受無敢後矣恭惟先帝大訓華閣
秘藏學士寓直最爲清近而某志行凋落問學空殫
性與年徂材隨老盡儻若貪榮冒處不知自引是彰
聖朝濫予之過而非所以爲勸也伏望鈞慈特賜敷
奏令其止仍舊職寅奉新祠所有寶謨閣直學士恩

命乞賜寢免不勝俟命之至

辯兵部郎官朱元晦狀

臣聞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惟
私意之是徇而忘君父之為不可欺者也臣竊見近
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職間而侍郎林栗急劾去
之士論恠駭莫測其故蓋熹素有文學行誼居官所
至有績因深惡不敢仕 陛下差熹江西提刑使之
奏事熹越越辭避終未敢前准既罷去 陛下趣熹
入對用為郎官人知 陛下進熹有漸無不稱慶忽
為栗誣奏逐去衆議所以洶洶不平臣始疑之以為
栗何故至此得非熹果有事外人不能知而栗獨得
其實以告 陛下也暨栗劾奏熹文字傳播中外臣

始得以始末叅驗然後知其言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爾栗雖貴而近臣雖賤而遠然臣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栗以熹不實之罪欺罔君父之前而臣忍不以實陳於陛下乎栗言熹敢自稱私計非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既受除郎官省劄即時遣回江西提刑司接人客將兵卒等皆已辭去其時朝士有候熹者皆共見之熹以脚疾發動不任下床遂申尚書省乞給假俟痊安日供職是栗謂熹只欲回就江西不肯供職者非其實也栗言熹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緣長貳不合收管郎官廳印記臣再令送還仍加鑄諭既能出入官門上

殿奏事并遍謁宰執臺諫即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爲
難兼卽官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
執不從臣爲貳卿不能率屬致其偃蹇拒違君命實
負漸德所有印記無所歸着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
終夕至于達旦且臣聞熹未對之前脚疾已作當對
之日偶然少止對下之日後與宰執臺諫相見脚疾
痛復劇既申尚書省祇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適會
馭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記熹既未供職豈
可受乎熹已申省乞給假矣雖欲聽栗鑄諭而扶曳
供職可乎卽官未供職以前印記合是何官收掌此
正長貳之所當知其可推以委熹乎是栗謂熹不受
印記偃蹇拒違君命非其實也栗又言熹本無學術

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
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
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
臣聞朝廷開學校建儒官公教育於上士子闕家
塾隆師友私淑艾於下自古而然矣使熹果無學術
歟人何用仰之果有學術歟其相與從之者非欲強
自標目以勸人爲忠爲孝者乃所以爲人材計爲國
家計也惟蔡京用事諱習元祐學術曾有不得爲師
之禁令粟以諸生不得從熹講學爲熹之罪而又謂
非治世之法宜禁絕之此又非其實也粟又言熹欲
索高價妄意要津傲睨累日不肯供職以爲作僞有
不可掩夫粟逆探熹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之所

得知也臣所得知者熹以今月初八日除郎十一日
再爲江西提刑栗之劾熹當在初九初十爾相去隔
日之間而栗以熹累日不肯供職是栗急於誣熹而
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 陛下愛惜名器館
學寺監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視郎選亦不
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丞計衡兼權
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
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聞 陛下明詔曾任監司
知縣者始得除郎其事久矣學館寺監雖久次而未
嘗歷知縣監司則不可兼權豈得謂其當遷郎哉差
除之際那換闕次移衡用熹熹何德焉是又栗急於
誣熹之罪組織其言語足其文爾而不自顧其言之

非實也。栗又言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熹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乞將熹新舊任。並且停罷。臣聞唐左右丞進退。即官矣。本朝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有停斥之請。給舍繳駁。有寢罷之文。至于六部寺監。舉劾其屬。必曰乞行迴避。微其文。婉其義。所以重臺綱。尊國體也。今熹得爲栗之屬。尚未供職。而栗望風劾之。且兼有給舍臺諫。繳劾百官之例。何哉。栗以職制紀綱。劾熹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非其實也。凡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利害所係。不獨朱熹。臣不可不力辨。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

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粗能操守
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學爲已愆
相爲鈞距使不能進從旁窺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惴
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殆如喫萊
事魔影迹犯敗之類性日王淮表裏臺榭練陰廢正人
盖用此術此於 陛下彰善黜惡封殖人才以爲子孫
無窮之命者其損不細矣栗爲侍從就其蹇淺無以
達 陛下之德意志慮示信於下而更襲用鄭丙陳
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
自此游辭無實讒口橫生善良受禍何所不有臣伏
見栗恥不得與朝號之議遂爲樂堯之說而人知其橫
怒詳定所人吏執覆遂請罷局而人知其專而况朕

匪風聞古有常守今又苟恣一身之狠愎不畏君父
之高明公形無實之言顯逐知名之士陛下原其
用心察其旨趣舉動如此欲以何誠不可不預防不
可不早辨也臣去冬蒙恩面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
不可之條其說至長未獲究竟方齋心滌慮以俟
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盡愚衷今以即官去留何至
上封事澆澆徒溷宸慮哉蓋見大臣以下畏栗兇燄
莫敢明辨積在厲階將害大體爾伏願陛下正紀
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無惟其近惟其賢無惟其
官惟其是推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
國家之本孰大於此臣不勝效忠思報之至于冒宸
嚴伏地待罪

淮西論鐵錢五事狀

臣竊見近歲私鑄鐵錢散漫江淮公私受弊人情搖動其事多端幸蒙朝廷不惜厚費特與收換始得寧貼臣昨在蘄州目見利害詢採吏民頗爲親切今暫領兼司所當隨時補緝務使淮人迄臻安靜謹具奏聞其事有五一日開民間行使之路二曰責州縣關防之要三曰審朝廷稱提之政四曰謹諸監鑄造之法五曰詳冶司廢置之宜何謂開民間行使之路始初鐵錢不分官私民間不辨好惡得錢便使自禁私錢百姓懲創賣買交關文文揀擇或將官錢指爲私錢不肯收受或只要一色樣錢謂如舒蘄人各只使本監字號錢之類或只要新鑄官錢且免揀擇民

旅持錢買物一貫之中常退出三四百至以米穀他物自相酬往城市尚可村落尤甚緣此行用艱難物貨稀少朝廷禁斷私錢本要流通官錢若官錢方更疑惑豈得穩便臣近以乾道同安蘄春大冶宿松漢陽定城新舊諸樣官錢釘板印榜曉諭民間令其從便行使亦立私錢樣令揀選不用令各州簽廳官委諸縣釘樣於都保又別差官親至村落委曲勸喻欲其耳目接熟用錢不疑須待官錢流通物價復舊方見禁斷私錢之利在臣本路已逐一如此施行其淮東湖北臣目所不見未知如何近因還司過蘄口鎮鎮民詣臣稱揚真泰州凡紹興熙元年二年蘄春監所鑄錢皆嫌麤惡揀退不使臣尋令拆辯揀擇其字

文模糊尤甚十居二三見已聞會諸處別議措置然則揀擇用錢人情不甚相遠兼既有新舊諸錢并私錢色樣不一曾經揀換錢文牴牾若不於行使地分明加告報終恐向後用者疑惑臣不敢作冶司發往兩路州郡欲乞自朝廷降樣行下永遠照使要令村落僻遠認識不疑民旅交易流通無礙如此則既擾之精神可以收回人亦知收換之實利矣何謂責州縣關防之要兩路先後立限收換私錢淮東多而淮西少雖緣禁有遲速之故然積累數年委有許多私錢別無歸着其當與收換則一爾今已於限內申報盡絕而舊色私錢尚頗散在民間或限內齎赴不及出限不可投換或貫百少可無力投換或富人收藏

意圖他時禁弛復得行用既各盡絕難卹其餘然市
錢用之中常有夾帶所幸民間識認擇出不要其新
鑄私錢間有三兩文到市上者姦民窺伺豈肯遽已
自禁戢以來號令紛紛爭爲嚴峻或令五家結甲或
令旬申有無私鑄巡尉以捕捉入衙敗獲治經由透
漏沿流常要巡綽津渡皆須搜邏吏人甘伏決配官
負當俟朝典臣檢照舊事及不住承準申明雖皆已
遵守覺察然終未得闕防之要必行則誣告羅織獄
訟繁興汎行則便同文具姦宄仍在臣近令各州簽
廳官責屬內廂巡地分都保等處專一禁止行使私
錢之家旬具委無行使私錢結罪類申本司只此一
令不必繁多但要行之堅久私錢無用私鑄自息此

雖治司職事亦但可施之本路欲乞朝廷指揮於行
使鐵錢州郡除照官錢色樣從便流通行使外並要
本州月具更無行使私錢文狀結罪申尚書省蓋欲
必無私鑄其說難信欲必不使私錢其事易遵况經
收換朝廷爲民之意已足如有違戾懲治大吏一人
自然震聳用命如此則令簡而可行實而可久矣何
謂審朝廷稱提之政始作鐵錢非要添此一項泉幣
蓋專以絕銅錢滲漏之患爾銅錢過江北既有鐵錢
以易之矣鐵錢過江南亦必有銅錢易之可也今爲
銅錢地而不爲鐵錢地事不均平豈行法以來偶未
之思歟故江北自行鐵錢之後金銀官會無不高貴
富商大賈財本隔礙而淮旁之民只是往來兩岸洲

夾之內銅錢異用風波滯留便已盤費消折安居雖
久仍舊凋疎淮人歎息以爲朝廷緣銅錢之故致令
江北不得自在空懷抑鬱無與上聞近戶部建明權
作兩淮交子百萬通行沿江州郡仍許入納淮人若
驟得此數行用稍廣目前利益但臣採其土俗之論
以爲月日稍久流轉不行必有減落百陌之憂將爲
店鋪停塌之利若要稱提得所義理均平當使鐵錢
之過江南亦如銅錢之過江北皆有兌換之處兩無
廢棄之虞於江南沿江州郡以銅錢會子中半或一
分銅錢二分會子直行兌換鐵錢計其所收或科撥
付總領所或仍換銅錢則可以減諸監歲鑄之額或
付兩淮和糴椿積馬料修城則更不支降交會亦於

朝廷初無所失淮人知鐵錢過江有兌換之處自加
貴重商旅之在淮南者亦不敢輕賤鐵錢則金銀官
會及其他物貨自當低小如此稱提雖行鐵錢可以
經久無弊若恐鐵錢過江兌換者多自合量宜博節
但要存此發泄一路而已何謂謹諸監鑄造之法臣
切詳與監以來所鑄鐵錢其輕重薄厚精粗大小略
爲相等就中淳熙七八九年中間靳春監所鑄字畫
精細輪廓堅明比於諸錢又爲精好十五六年以至
紹熙元二則頓成麤惡習久生弊勢亦宜然昨鐵
冶司急欲取勝盜鑄者遂翻新樣四季別爲字文舊
重四斤十二兩今增爲五斤八兩新錢比舊大幾一
輪臣竊以錢文宜一輕重大小宜均則民聽不疑行

用不惑季別一樣自鑄工不能記憶民間何由辨認
而又新錢特大形迹舊錢常人之情喜新厭舊所以
有只要新錢之說豈可舊錢遂成無用又特大者自
爲貫辨則可行使分開互用串聯不合巨細視之新
錢刻畫麤大其實不如舊錢用鐵雖多錢體不重但
加比驗自可分明兼照自淳熙七年至紹熙二年上
半年同春兩監通鑄過四百餘萬貫七年之前及他
監所鑄又未有數目前公私行用官中自應保護舊
錢其新錢但當鈐束監匠盡工鑄造深鑒末年之弊
必如初鑄之精而已若徒翻樣增鐵以自別異深所
未可故湖廣總所近有申請以新舊官錢不同未敢
通用正謂此也臣已行下諸監只以斬春監淳熙七

八九年錢樣爲準務令精好更不添兩數及四季翻
樣欲乞更賜駁裁庶幾民聽不疑新舊一等何謂詳
冶司廢置之宜臣竊以臣僚初議專置鐵冶一司是
時私鑄熾盛鐵錢流入浙西內地駭愕專官講求誠
合權道乃其方略禁姦推遏鋒銳雖傷益驟亦中事
機今觀冶司陳請三十餘事皆已施行矣然終是論
建太廣行移束濕至使諸司乖戾州郡掣肘人心驚
疑異論蜂起自有各路監司任責指揮人情少安方
敢向前措置此臣所親見也事變之來動以靜勝不
在張皇其後冶司亦自畏縮雖已得旨者多不果用
且如舒蘄兩監鼓鑄之政舊責守臣其增造戒工糞
惡生弊走弄文曆支用自由當職官吏固宜黜罰爲

治司者但當督察稽考總其大柄而已取而自鑄遂致怨咨以爲破壞兩州事起倉猝至於碎置幹官檢踏創造縣字營房列屬徒多控制州郡况鐵炭中賣處處增足非比銅坑苗脉須要尋求坐食端閑冗仗無用以臣所見私錢既蒙朝廷收換若民間照樣行使則官錢流通州郡嚴禁夾帶則私鑄止絕鑄造並遵舊法而新舊錢不提稱提出於均平而江南北如一逐路自有監司任責則提點江淮湖北空令取會迂回更乞聖慈與宰執商量數月之間合與未合結局協於權制不爲贅疣塞希恩僥倖之門杜貪功紛亂之意靜治不擾准人自安臣謬蒙恩選委所有愚慮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蘄州到任謝表

始從參幕無最可書驟借專城以恩被錄對寵靈而甚願誤寄委以知難中謝伏念臣頃隸太常承乏博士方壽皇襲行舜禹之舊當陛下祇見祖宗之初頗預討論嘗叨奉引何幸清明之上獲綴末班乃緣貧悴之餘自求外補遠役忽棲於故楚浮家幾遍於長川恭惟 駕御豪傑之時兼有收挽孤寒之道遂令試郡課以治民江黃之間山澤相雜素號僻左本極貧虛屬因淮南行鐵以來暨乎蘄口置監而後陰仰官鑪之美不勝偽冶之煩浸用驕奢無復繩矩所以檢覈增鑄禁絕私錢畏兩文銷折之多市井至於晝閉取十年工本之數軍庫爲之頓空解紛既難任

責良重將欲布宣國家拊循之德奉行監司督察之
威稍安人情麤給經費懼非尋拙所克堪勝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詳於使臣察於知速東擢踈賤即爲
守望之親磨厲鈍頑收其敏達之効輯和邊面培壯
本根臣敢不因時所宜以靜爲福日計不足雖無毫
髮之功力未窮尚答乾坤之造

除淮西提舉謝表

素抱迂愚自投閑散責之禦守試事淺而未酬就俾
按行忝命優而難稱中謝伏以久令一使兼總三臺
屬昔荒殘在權宜而當省於今墾闢蓋吏道之滋繁
重以鐵冶之司旁制江湖之遠適幣泉淆雜之過幸
朝廷收換之恩而錢之官私尚難辨其真偽鑄有新

舊致徒分於愛憎人心交疑物貨浸少茲爲大憲所
貴周防譬之琴瑟既解而更張然膠柱之譏猶在如
彼馬牛不安於乘服則駭輿之患當思臣暫領蘄陽
未彰善效弗諳淮土早動鄉情敢以章句之諸生輒
叨金穀之劇選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順時除弊因
事討論不惜厚費以解詿誤之窮愁不變本謀以消
姦非之階禍臣祇承德意遵用寬慈察部之條視身
爲律倘刑罰可損而事以底定則威靈所被而民用
適寧

除太府卿淮東總領謝表

既筦錢米又知甲兵本乞漫游更叨煩委中謝伏念
序遷學校固慚課業之荒唐內迫家門重困食用之

寡薄一貧殆不可忍屢請期於必從然而辭尊居卑
陳力就列視古爲訓於退則宜今乃升寄卿班示厥
號名之寵預聞軍政制其財賦之權猥用榮章被之
弱質若夫此地爰自積年務場壞而經常之蝕大虧
網運弊而濕惡之糧亦匱口累日重者近憂而已兵
民俱困則遠患若何況於由細入麤以輕馭重忽當
警急無異承平國其選擇而使能臣始冒昧而就祿
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勤勞初載謹審外防謂臣粗
讀古書合更時務因其欲歛截湖海之上且復令周
旋戎馬之間臣敢不事貴經通身先損節必吝出納
是爲有司之常苟逃曠瘼終返齋儒之舊

謝除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表

昭示眷留未即野人之賤寵還舊職復參近侍之榮
姓名已沒於朽陳命賜忽超於新特伏念臣資朴踈
信已之學乏進趣合變之能昨一內忝論思浸成遠
忤暨乎外專屏扞又負憂虞迄無顯効於盛時固合
冥心於暮齒若乃羸扶短策緩駕卑車追憶悔尤濫
軒裳之非據自嗟衰老指林壑以言歸惟賴天度并
涵皇明隱燭獲從容而善退保優佚之令終至於躑
躅往愆寂寥久廢因茲告請遂曲軫於深慈悉與盪
除俾再通於禁籍尚糜素廩仍躡真游爲幸則然非
願敢及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躬秉上德化幾泰和
馭臣以貴爲初美俗在寬之用哀憐末路蓋欲補其
前修矜恤老窮不忍失其故步竊仰鴻施有如神功

臣身未殞而年徂志空存而力盡雖曰愈重受恩之地然而莫知報國之方顛越是期旣慚罔措

謝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表

帝典近而易遵皇居親而愈切超踰次對啓沃前旒顧漸衰邁之蹤難副知憐之厚必以鑒觀治忽審擇後先大化所覃右文爲盛藏奎圖之府建自太宗直學士之官置從景德逮茲列聖並煥鴻名分命諸儒遽升華序博達今古從容規諷之間先識幾微補報職業之外臣力耕朽壤勤鑿枯泉空有胼手胝足之勞曾無曝背食芹之獻忽進陪於閣職復嚴奉於仙靈淺陋則多潤色奚賴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同天造化與世範圍萬物覩聖而作新一毫皆上所成就

存留宿舊閔惜餘殘非必選賢示將假寵臣敢不寅
恭異數夕揚茂恩待滿今祠終償晚歲乞身之願試
尋末學少殫平生致主之忠

湖南運判到任謝表

冒選擇於久閑之日享矣曷庸拜恩除於尚病之時
羸而難任陳情未察恭命勉行中謝伏念臣思過特
深自量尤審一昨賜歸於窮舍即甘息望於榮塗惟
君父之矜憐不衰與朝廷之記錄常在甫頒祠廟遽
錫州麾雖許控辭終蒙注意遂出重湖之節假以灌
輸之權示欲必行嚴爲期會臣子供奔走之職何敢
屢違穹蒼垂覆蓋之私所宜仰戴載馳裨暑綿涉脩
程既達置司奉將隆指然臣灾屯合聚痾恙侵凌

形質至於變移心慮從而昏奪累年沉痾衆藥備嘗
曾微除愈之期僅有蘇醒之覺故人玩於存省惑疑
無他醫工莫知主名可謂異疾今有事任於一路不
爲少非展布其四体無以堪若姑以疲憊臨之則何
但鹵莽而已更虞闕敗上累生成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法帝堯之知人致文王之多士考於已試
寧使勿欺採其舊聞責以來效故令廢惰玷此光華
臣敢不銷震威以周下情立實信以觀遠俗視殘軀
之可力傾盡而爲黨宿疾之或平靡捐以報

除祕閣修撰謝表

諡疾丐歸將待休於一壑疏恩寓職乃增重於三湘
衆之所榮臣以爲忝中謝竊以典修中祕肇自政和

必須資歷之多號稱館閣之舊屬厭時望積累外庸
不虛論撰之名始副掄除之實伏思臣者素謂畸人
雖早汙於清班亦濫塵於煩使施已深而未報福
遽過以挺災坐閱寒涼再徂歲閏及此扶行而問俗
幾成尸素以具官惘惘於薄書之程區區乎醫藥之
事空抱膏肓之苦莫克砭磨迄何毫髮之勞可當褒
序飾朽株以丹青之美登醜石於珪瓚之叢凜然無
堪躡是異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至公衡聽兼愛
曲成憐其拙疎若在所取不緣孤外而有遐遺使之託
身文字之林掛名奎壁之次煥矣貴賤燁其寵章臣
末路幸逢矢心銘激悵沉病之縈薄未測頽齡恐綿
力之支離弗酬大造

除工部侍郎謝表

未散沉憂徒抱不天之恨迄緣終制冒參掌土之
職再竊身榮永辜親養中謝伏念臣昨承君命而趨
走遽罹家禍之悲傷當其冥迷仍復顧省雖云順變驚
日月之不留強使復常恍形神之非昔記憐俯逮命
召趨行賜先見於延和歸舊班於起部沐浴膏澤之
美殆異餘人生施枯槁之恩有愈造物而臣摧殘故
步損耗宿心豈無激昂之思滋甚衰遲之迫鎡稱銖
失難課近功一憶十忘何裨末誼但積徊徨之媿莫
知退避之方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龍德踴行乾剛
獨運感而求助添以圖終枝臣寡特之中冀銷迎附
察臣憂患之後多自創懲回視此生之幾何常懼移

忠而靡及滄溟善下或堪涓勺之輸穹昊蓋高尚竭
公微之告

除吏部侍郎謝表

甫越兼旬遽移冠部畀之華劇增以事權中謝伏念
臣素弱而不能自強無材而願出人下乃欲安分匪
云執謙胥疏退情之中功名絕紀蹇產病昏之後意
樂全銷天許會逢上命親近從冬鄉而陪獻納考地
貢而修虞衡外耀恩榮內歲拙守於臣何所不足愧
臣無以仰承今也超六聯之清高司右列之銓序効
職既重責成必深用名已浮計實安有耳目暗記夙
宵隱憂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有拔士之志明以好
賢為大德馭下極稱亭之審待臣循理分之宜倅者

所嚴等威自辨臣蕭然二簋不勝禮樂之陳眇矣一金豈在範鎔之列雖勳平凡之操曷酬卓異之知

除知建康到任謝表

內參從橐之華外付帥垣之重蓋人以為寵而臣之所憂中謝伏以行宮蒙高宗臨御之頻建鄴為六朝都邑之舊感時雖遠撫事尚存義執仇讎安得不君今而思古慮先根本則豈容忘實而徇名藩墻初銳於掃除堂奧遽煩於備警江流回繞遂將數里而屯民力空殫必也計丁而役募市人至萬數閱水艦且千餘欲以歲年之規責於旬月之近自憐憂患復若病昏忽被趣行罔知攸措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文訓武克天施地生觀衣袂濡曳之交所宜戒懼誦桑

土綢繆之句尤在恩勤臣敢不怵惕以預防拊循而
夙具視身衰謝已無欲速之心憑國威靈願附不爭
之勝

代薛端明上遺表

臣聞不可移者有生之定數不能泯者將死之遺忠
尚忍湏臾願殫悃幅中謝伏念臣奮身孤遠逢世熙
平孝宗聖德愈新超居諫職陛下大明始照擢忝
從官荏苒歲年驅馳中外諭上指於師漕未和之際
宣國威於漢虜既隙之餘書殿陞華政途竊寵深慚
非據不敢冒當迄荷隆慈許從晚退巖棲穴處未嘗
不戴於堯天氣盡形銷無復再瞻於舜日入冥已迫
懸闕空多伏望 皇帝陛下法恭道之裁成體乾行

之變化灼見物則不失義理之中審知治原常以仁
恕爲本永膺大寶益邁昌圖

除華文閣侍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謝

皇太子牋

於禮有稽亘併今祠而賜免以恩未聽反叨舊次而
重居猥以凋殘蒙茲化育伏念某不能則止既老當
休已積處於退閑更求全於晚末故官何在初無昨
夢之尋陳迹都忘杳若歸雲之靜至廼興憐遐遠回
念沉淪因再請之至誠煥一綸之新渥涇舟詠雅猶
存飛躍之餘舜閣垂文復紀賡歌之盛稀闊喧於里
社疑信雜於朋友血氣既衰雖云在得日月其逝終
將奚爲恭遇 皇太子殿下惟德而譽時髦秉道而

參國命內稟密訓備詣多士之長外穆周行靡失一夫之用以其昔忝班列之久不使驟從農圃之游某敢不勉竭類年溫理幼學庖廩有繼莫酬素食之譏扈衛無功益媿榮名之忝

受玉寶賀表

恭覩詔書元正日受玉寶者天運重來國寶再得感深昔念喜甚今逢中謝恭以聖宋一道相承九有率俾琢瑯信璽膺受隆圖西祀東封借曰著神休於炳炳繼志述事于以見孝德之兢兢變或隱而難防理無往而不復竊何止於陽虎獲廼自於蒙人憬彼遠夷慕仁風而願獻特因方鎮轉誠意以上通兼陳樣冊之文益彰篆籀之實以至初秦永昌之刻我家備

物之珍殆無或遺靡不具在直明德而密護迄假手以回還 皇帝陛下師古以治身奉先而續服何食息不存於祖業曾斯頃敢怠於孫謀宜上穹之鑒臨挈東州而歸附敬致邦符之舊光昭帝命之新群碎會同有司枚進江淮延頸望基本之常安關洛傾心想恩榮之遍及

受玉寶賀牋

副禘是御洪惟內治之彰明玉寶來歸信矣外戎之助順慰滿民望契合天心中謝恭惟 皇后殿下德靜而方仁潤以澤綬黃赤以受璽文與帝同服澣濯以儉躬志先婦道宜致家邦之慶聿觀符瑞之還喜協宸衷薦孚郊廟臣欣逢盛典陪阻近班趙璧金回

無復間行而衣褐魯寶再得尚堪此筆以書經

申省乞致仕狀

某伏自帖念初無藝能濫塵科目往備使令之偶乏
猥超涯分而已多効職蔑聞捫心內愧今既七十餘
景不長素有氣疾眩暈拘迫近尤畏寒澁縮慘慄咳
嗽隨聲涕淚交下倦憊屢月瘦悴羸殘視蔭將息固
無久存之理伏乞矜憐特賜敷奏許令致仕儻或垂
逝之年猶保可全之節莫以歌詠太平之樂仰酬君
父難報之恩不勝感激俟命之至

再申省狀

某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者上恩隆而未許誠不計
其歲年下情迫以再干敢自違於經律伏念某少而

怯懦長益病昏方當盛壯之時已無血氣之勇論建
常漸於迂闊事功奚有於毫分況今老至而衰心意
銷索目視耳聽皆曠耗之餘手拘足攣非奔走之具
惟欲乞身暮景得謝明朝粗希知足之風不爲學者
之愧伏乞俯加矜惻特賜奏聞許令就今年致仕漁
樵故物復還山澤之臞耕鑿遺民永被乾坤之造不
勝銜荷激竊俟命之至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三

前集

奏議

章貢黎諒編集

法度總論一

欲自爲其國必先觀古人之所以爲國論者曰古今
異時言古者常不通於今此其爲說亦確而切矣雖
然天下之大民此民也事此事也疆域內外建國立
家下之情僞好惡上之生殺予奪古與今皆不異也
而獨曰古今異時言古則不通於今是擯古於今絕
今於古且使爲國者無所斟酌無所變通一切出於
苟簡而不可裁判矣故古今異時之論雖不可廢然
臣有獻於此願 陛下深思之蓋 陛下之欲自爲
其國者必將因其已行襲其舊例聽其已然而不加

振救之術以日入於積壞則不可謂之自爲其國苟
爲不因已行不襲舊例不聽已然而加之以振救之
術則如之何而可必將以意行之以心運之忽出於
一人之智慮而不合於天下之心則其謀愈謬而政
愈踈矣故臣所謂有獻於此請 陛下先觀古人之
所以爲國夫觀古人之所以爲國非必遽倣之也故
觀衆器者爲良匠觀衆病者爲良醫畫觀而後自爲
之故無尼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且古之爲國具在
方無而已其觀之弗難也 陛下幸進臣而教之指
數策畫不終朝食而古人爲國之大槩森然見於目
中矣 陛下深覽太息作而深惟以斷自聖志則不
待食頃而所以自爲其國者可決意行之而無難矣

夫以封建爲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縣爲天下者秦漢魏晉隋唐也法度立於其間所以維持上下之勢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爲封建而後王道行秦漢魏晉隋唐必能不害其爲郡縣而後霸政舉故制禮作樂文書正朔律度量衡正名分別嫌疑尊賢舉能厚民美俗唐虞三代之所謂法度也至於國各自行其政家各自專其業累世而不易終身而不變攷察緩而必黜陟簡而信此所以不害其封建而行王道也秉威明權簿書期會課計功效核虛實驗勤惰令行禁止役省刑清秦漢魏晉隋唐之所謂法度也至於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縣行其一縣賞罰自明予奪自專刺史之問有條司隸之察不煩此所以不

害其郡縣而行霸政也論者所謂古今異時言古不通於今者謂王霸之未易分唐虞三代之未易復而已若將得其法度以制四海之命不去其所以害是者而劫劫然惴惴然害之愈深守之愈固膠而不解滯而不通此豈有古今之異時哉蓋古人之所以爲國者雖各繫其德之厚薄化之淺深世祚之長短然陛下即而觀之豈有欲其行之而乃從而害之者乎然則今世之法度其害之者重大而難去深遠而難知矣視古之無害而求去今之害則陛下之國其大方數千里舉而自爲以復祖宗之舊雲百年之恥無不可者矣

法度總論二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矯失以爲得何也蓋必有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矯其失而後得之也矯失以爲得則必喪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紂之壞亂廢湯禹之治功漢雖滅秦亦多因秦舊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趨於細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猶有自爲國家之意而不專以懲創前人之失計矯而反之遂以爲功且東漢之末四方分割壞亂甚矣魏武雖嚴科條審律令以重足屏息操制羣下而截然使人各得自盡以行其職守者猶在也至晉之敗尤甚於漢南北角立迤興迤滅及其岷然自見者猶皆自有爲國之意使其下無飾非養過之

心人存政舉隨其所立亦或瞭然可見及隋之末年
喪亂蠱起癰疽潰裂而太宗一旦立法定制疏明簡
直上下易遵然則魏不以諱漢之失爲興唐不以懲
隋之亡爲強夫興亡治亂各有常勢欲興者由興之
塗將敗者趨敗之門此其所以不相待而非出於相
矯也唐末之亂重以五代雖生人之無寧歲久矣然
攷其所以禍敗亦何以遠過於秦漢晉隋之亡蓋國
之將亡則其形證固已若此矣而本朝所以立國
定制維持人心期於永存而不可動者皆以懲創五
季而矯唐末之失策爲言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
舉足輒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
日柔人氣日惰人才日弱舉爲儒弛之行以相與奉

繁密之法遂揭而號於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澤也此
長久不變之術也以仁宗極盛之世去五季遠矣
而其人之懲創五季者不忘也至於宣和又加遠
矣其法度紊失而亦曰所以懲創五季而已况靖
康以後本朝大變乃與唐末五季同爲禍難之餘
紹興更新以及於今日然觀朝廷之法制士大夫
之議論隄防苟鑄孰曰非矯唐末而懲創五季也哉
夫以二百餘年所立之國專務以矯失爲得而真所
以得之道獨棄置而未講故舉一事本以求利於
事也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本以求利於法也而卒
以害是法上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委之於下下則
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復之於上虛文相挺浮論相倚

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事
理不可信而信法惟其惻怛寬平粗得古人之意而
文具亡實亦獨何以異於周秦之弊哉於是中原分
剖而不悟其由請和仇讎而不激其憤皆言今世之
病而自以爲無療病之方甘心自處於不可振救以
坐視其敗據往鑒今而陛下深思其故者豈非真
所以得之之道未講敷誠講之而行之當舉者舉當
廢者廢昔之密者今爲疎昔之細者今爲大今日出
令而明日丕變矣何俟於卒歲之久哉

法度總論三

所謂舉一事求利於事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求利
於法而卒以害是法者何也今朝廷之法度其經

久常行不可改變者十數條而已而皆爲法度之害
故用人以資格爲利而資格爲用人之害銓選以考
任爲利而攷任爲銓選之害薦舉以閔陞改官爲利
而關陞改官爲薦舉之害至於任子則有數害自負
卽致仕卽得蔭補爲一害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補
得京官爲一害一人入仕世爵無窮爲一害今者汰
其謬濫限其負數又爲一害科舉亦有數害取人以
藝旣薄於古今併與藝而失之爲一害古者化天下
之人而爲士使之知義今者化天下之人而

爲士盡以入官爲一害解額一定多者冒濫少者陸
沉奔走射利喪其初心於今之法又自壞之爲一害
一預鄉貢老不成名以官錫之既不擇賢又不信藝

徒曰恩澤官曹充滿人才敗壞又爲一害夫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而學校之法爲害制舉所以求卓越方聞之士而責之於記誦取之以課試所言不行所習不用而制科之法爲害博學宏詞昔以罷詞賦而進人於應用之文耳美官要職遂爲捷徑一居是選莫可退解而宏詞之法爲害募役之法本以免天下之爲役者耳今也保正長之弊通天下皆患之而役法爲害昔之勅律總核萬事 朝廷隨時制宜定爲新書以一條貫有出意見莫知推行但曰檢坐申嚴而已而新書爲害 國家本惠州縣之過失不得上聞故置監司以禁切之今也禁切監司之法又甚於

州縣之吏豈以監司爲非其人乎抑惟其人而必用是法乎而監司之法爲害府史胥徒所以行文書給趨走雖堯舜不能廢也而今也植根固本不可搖動大官拱手惟吏之從而胥吏爲害又因以推昔之所行行經界則經界爲害行保甲則保甲爲害行方田則方田爲害行青苗市易則青苗市易爲害舉事立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爲害上下內外亦舉皆知其爲害矣然而賢者則以爲是必不可求之害庸愚者則恃其有是害也足以自容而其小人則或求甚於所害天下皆行於法度之害而不蒙於法度之利二百年於此日極一日歲極一歲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其所終 陛下將何以救之哉故

臣願 陛下揭其條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
曠然一日得行昭昭之塗雖三代以上遠而未易言
兩漢及唐之盛世可必致也

資格

請言資格爲用人之害以賢舉人以德命官賢有小
大德有大小而官爵從之一定而不易此堯舜以來
之常道也無有所謂自賤而歷貴循小官之次而後
至於卿相如遠世之所謂資格者然堯舜以來遠矣
未可遽復則資格用人未可遽廢至於不能得資格
之利而受資格之害資格之害深則人皆奔賢而爲
愚治道日壞而不自知此不得不因今之法而少變
之也夫計日月累資資攷雖堯舜三代則亦有然者而

不以是待天下之賢才有德之人何者賢才有德之人
人以此官而稱此人可也豈可疑其資格未至而姑
遲之哉至漢人則已患苦其弊守相列侯爲九卿九
卿爲三公天下之賢才伏而俗吏用矣伊呂周召之
傳非其不爲秦漢以後出而法度使之然也唐太宗
雖以戰伐取天下而用人能盡其才不拘攀於常格
以起一時之治尚有可喜蓋資格者生於世之不治
賢否混并而無可別故以此限之耳而本朝遂以
治世而行衰世之法 藝祖 太宗所用猶未有定
式惟上所拔間得魁磊之士至 咸平 景德初資
格始稍嚴一寇準欲出意取天下士而上下群攻之
故李沆王旦在 真宗時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在

仁宗 英宗時司馬光呂公著在 哲宗時數人以
謹守資格爲賢名重當世惟王安石破資格以用人
一時所謂名士力爭而不勝其後章惇蔡京王黼秦
檜相踵效之然而進小人而亂天下者此五人也由
五人之所用則當以不守資格爲諱雖然資格非善
法明矣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
以稱治何也蓋能別其流品以分君子小人之塗以
定清濁高下之序彼其號爲德度智略足以居大位
者亦已素許之矣特欲其履歷以實之而已矣故其
人有自小官而其望已足爲卿相至其久也亦卒爲
之若此者可謂得資格之利也今也不然無有流品
無有賢否由出身而關陞由關陞而改官知縣由改

官知縣而爲四轄六院由四轄六院而爲察官由察
官而爲卿監由卿監而爲侍從由侍從而爲執政大
臣或由知州監司而爲郎由郎而爲卿監侍從執政
資深者序進格到者次遷而已矣若是而欲以舉賢
才起治功其可得乎侍從不薦士宰執不舉賢執資
格而進曰此足以任此矣 陛下雖欲責之以事詢
之以謀彼安所從知乎此臣所謂受資格之害也且
本朝廢資格而用人無若王安石章厚蔡京王黼秦
檜之爲相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
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爲相然攷其功效驗
其人才 本朝以資格爲用人之利也故臣欲

陛下審乎資格之實念今日人才衰乏已甚稍加變

通號召收拾以終成資格之利而不受資格之害且天之生才也甚難人主之得才也亦甚難毋夭闕摧折之使至於盡蓋今世猶有可用之人誠使朝廷之資格一出於人才之所當用則有資格之利而無資格之害矣

銓選

何謂銓選之害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謂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爲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

其官與之以甄別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汝信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詰難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措手足不待刑法而自畏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之命由此而出矣使加之意天下不於此乎望治風俗不於此乎求厚人才不於此乎責實而將安所取之柰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塵塗蠹折乃爲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

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爲是官噤舌拱手四顧吏胥以問其所嘗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忼然自卞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名器爲鼓舞群動之具與奪進退以叙天下何忍襲數百年之弊端汨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磨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安從見哉况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攷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容於陛下而不復也夫曰私曰偏曰怨曰謗曰動衆曰招權此末世之庸人所以恐喝其上而疑壞治道於將興之時者也。陛下深考昔人之已行毅然

不感於衆因今之銓選一二人而付之蓋今之大臣
與人以堂除者乃昔日銓選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
職任有大於此而止以堂除爲宰相之大權堂除爲
宰相之大權則無惟銓選爲奉行文書之地也使今
日銓選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選盡歸銓部然後大
臣知職位而銓選亦能少助 朝廷用人尚書侍郎
者不虛設矣

薦舉

何謂薦舉之害使天下之大吏得薦舉天下之卑官
宜若爲善法矣而今乃爲大害且關陞令錄職官改
官京官若陞朝官又轉而至員郎此 朝廷自設限
隔以分貴賤而使人非舉不得入若三考若四考有

舉者三人若六考若七考有舉者五人則關陞則改
官 朝廷之立是法也豈不曰吾不徒與以賢能而
與賢能不自知以薦而知乎然則 朝廷歲與人以
關陞改官者豈曰此誠賢與能者乎大吏歲舉人以
改官者亦豈曰此誠賢與能乎其人之得關陞改官
者又豈曰吾誠賢與能者乎上不信其舉人者舉人
者不信其求舉者求舉者不自信必曰是皆不可
知而 朝廷之法旣已如此則不得不出於此 朝
廷亦曰吾之立法旣已如此則不得不聽其如此然
則是上下相與爲市均付於不可知而已故奔競成
風干謁盈門較權勢之輕重不勝其求若此者不特
下之人知之上之人益知之矣方其人之未得出乎

此也卑身屈體以求之僕隸賤人之所恥而不恥也
此豈復有其中之所存哉及其人之既得脫乎此也
抗顏莊色以居之彼其下者又爲卑身屈體之狀以
進焉彼亦安受之而已相承若此則以此見舉以此
舉人 陛下之人才壞而生民受其病無足疑者嗟
夫其始則或不至是矣而流弊之極皆固守而不思
變且京朝官者已爲天下之所貴而 朝廷亦自貴
之矣不自貴而使天下亦不知貴之宜在 朝廷無
不可爲而計今或未之能也今合多而考累而任使
其積日計月而無在官之過者可以循至於次第之
京官毋必舉焉其誠可舉者因今之法而舉之與之
以今之所與之官若是則庶幾乎士之稍自重者知

有常途之可由而不及焉爲是卑身屈體以求之
則僕隸賤人之所耻者亦或知耻矣其舉人者不困
於求者之多庶幾乎知所自立而或能真舉其賢能
以報上矣解舉官之急姑用是要以風俗稍善治道
稍明循次而進必無俟乎舉者而大吏或以舉其才
則朝廷信而用之按於常調此薦舉之正也然此
有司之事執政大臣之所當請而後行朝改夕定非
若兵財之有所難也睥睨隱忍而不爲之遂爲天下
之大患亦可悲也

任子

何謂自負卽致仕卽得蔭補爲一害人臣以子任官
亦國之重事也其與之宜當於義而稱於恩使朝

廷錄功紀舊之意有所表見今自舉主而改官率十
餘年而至貲郎由常調入仕不過佐郡而止其功業
未有以異且從而官其子豈以爲是庸庸無所短長
之士而必使繼世爲之邪且又其仕而顯者職任功
效或見稱於天下而不幸其官止於貲郎則所以得
任其子弟者亦無異於常調而至此者此所謂其義
不當而恩不稱也

何謂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補得京官爲一害京
官者 朝廷之所貴重使天下士大夫更六七考用
舉主五六人而後得之今闕遠而待之者多入仕又
者至三十年始得改官疾病憂患公私愆犯有終身
不得者或一人特與改官上下相目以爲異事今至

使其爲太中大夫待制者即以京官任子弟何重於彼而不惜於此邪豈爲侍從大臣之子則無俟乎舉主考第而已能度越天下之賢士大夫者數重之則其法窮而不能變輕之則其恩濫而不能變所謂輕重彼此不相應也

何謂一人入仕世官無窮爲一害古者裂地分茅以報人臣之有功使其子孫嗣之所以躋祖宗垂後裔也至於官使必有所宜不可以一夫官簿之所至苟應法令而直與之以爲恩則濫以爲法則弊以爲義則悖且朝廷不尚賢而尚貴朱紫混然夷跣雜處崇觀以來七八十年人臣不以道而得貴仕者在其身則自宜削奪而今也子孫仕宦不知藝極驕

侈無忌自稱世家將使世之賢者何以勸焉

何謂今者汰其謬濫限以負數爲一害且朝廷向
之所以盡與之者不知其謬濫而姑爲是無窮之恩
也今也知而汰之而徒限以負數則亦不可夫爲上
者使其下以知義而已義所可與雖盡與之吾何所
得吝不然與其一而弃其一曰此在吾限負之外耳
此不得獨賢彼不得獨愚義理愈蔽而人紀隳矣故
負郎非朝廷所甚重之官其常調而至此者可復
勿與其果有勤勞或賢有德聞於上者與之可也京
官爲朝廷之所貴柰何以與從官執政之子弟以
今之所與負郎卿監者與之可也計其入官之世次
攷其所任之多寡以稽其人有功無功賢與不賢爲

之止法可也如是則可與者與之何必以負數限之乎雖然因今之法而有所變改不得不出於是若舉公卿大夫之子弟而養之於學校擇天下之明師良友以成就之使其材品卓然可以爲家國用則於此官使之而昔之法煩前衝後皆可一決而去而先王之意見矣

科舉

何謂今併與藝而失之爲一害蓋昔之所謂俊乂者其程試之文往往稱於世俗而其人亦或有立於世今之所以取者非所以取之其在高選輒爲天下之所鄙笑而鄉曲之賤人父兄之庸子弟俯首誦習謂之黃冊子者家以此教國以此選命服之所賁者乃

人之所輕且夫世之所重者豈必知重其人哉亦或其藝文之可稱者耳此固不足以卜其內今其可稱者又莫之獲而人之所輕者乃反得之然則上之求士而用之公卿大臣由此塗出豈有始於爲人之所輕而終也乃足爲國家之所重者乎

何謂化天下之人爲士盡以入官爲一害使天下有羨於爲士而無羨於入官此至治之世而兔置之詩所以作也蓋羨於爲士則知義知義則不待爵而賞不待祿而富窮人情之所歆慕者而不足以動其自守之勇今也舉天下之人總角而學之力足以勉強於三日課試之文則嚮嚮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責明友以此勸勵然則盡有此心而廉隅之

所砥礪義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 朝廷得斯人者而用之將何所賴以興起天下之人才哉 何謂解額一定爲一害百人解一承平之世酌中之法也其時閩浙之士少有應書而爲解之額狹矣今江淮之間或至以僅能識字成文者充數而閩浙之士其茂異穎發者乃困於額少而不以與選奔走四方或求門客或冒親戚或趨糴納夫士之爲學其精至於性命之際而其用在於進退出處之間然後朝廷資其材力以任天下之重今也以利誘之於前而以法限之於後假冒干請無所不爲然則以其有是士之可取也而取之此其義理之當然者耳則解額之狹於彼者何不通之使與寬者均乎

何謂一預鄉貢以官錫之爲一害古之取士也取之四五而後定其終身而本朝之法不然其鄉貢也一取之而已一取而不復弃其人三十年之後憐其無成而亦命之官蓋昔藝祖之初憫天下士有更五代困於場屋而猶不得自還者因以爲之賜令也士人充塞偶然一得何足爲言則安用此而遂爲常法乎夫士者人才之本源立國之命繫焉四患不除而朝廷於人才之本源戕賊斷喪不復長育則宜其不足於用也去四患得四利所謂養之於始自拱把而至於桐梓古人之言不可忽也

學校

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三代漢

儒其言學法盛矣皆人耳目之所熟知而不復論若東漢太學則誠善矣唐初猶得爲羨觀本朝其始議建學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間以俊秀聞於學者旋爲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人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及諸生伏闕搥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爲有忠義之氣而朝廷以爲倡亂動衆者無如太學之士及秦檜爲相務使諸生爲無廉恥以媚已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謗議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學尤弊遂爲姑息之地夫秉義明道以此律已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今也何以使之至此蓋其本爲之法使月

書季攷校正分數之毫釐以爲終身之利害而其外
又以勢利招徠是宜其至此而無恠也

何謂州縣之學無攷察之法則聚食而已往者崇

觀政和間蓋嘗攷察州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

之進皆由此而罷科舉矣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

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廢今州

縣有學宮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

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負俊氣者

不願於學矣州縣有學先王之遺意幸而復見將以

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願於學豈非法

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令宜稍重太學變其故

習無以利誘擇當世之大儒久於其職而相與爲師

友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 朝
廷官使之爲無難矣而州縣之學宜使攷察上於監
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
或遂官之人知由學而科舉之陋稍可洗去學有本
統而古之文憲庶不墜失若此類者更法定制皆於
朝廷非有所難顧自以爲不可耳雖然治道不明其
紀綱度數不一一揭而正之則宜有不可爲者 陛
下一揭而正之則如此類者雖欲不爲亦不可得也

制科

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
幸也自 明道 景祐以來能言之士有是論矣雖
然原其本以至於末亦未見有偶然得之者要以爲

壞天下之材而使之至於舉無所用此科舉之弊法也至於制科者 朝廷待之尤重選之尤難使科舉不足以得才則制科者亦庶幾乎得之矣雖然科舉所以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則制科庶乎得之者必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反密於科舉今夫求天下豪傑特起之士所以恢聖業而共治功彼區區題目記誦明數暗數制度者胡爲而責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問之略徧以爲其說足以酬吾之問則亦可謂之竒才矣當制舉之盛時置學立師以法相授浮言虛論披抉不窮號爲制科習氣故科舉既不足以得之而制策又以失之然則 朝廷之求爲一事也必先立爲一法若

今制科之法是本無意於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記誦者耳此固所謂豪傑特起者輕視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此者蓋昔以三題試進士而爲制舉者以答策爲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熙寧以策試進士其說蔓延而五尺之童子無不習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爲能故哲宗以爲今進士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由此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薦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而取者其才凡下徃徃不逮於科舉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詔而追復不俟科舉之歲皆得舉之將何所爲乎設之以至密之法與之以至羨之名使其得與此者爲急官爵計耳且天下識治知言之人不應

如是之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所用是
誠失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其所謂五十篇之文泛
指古今敷陳利害其言煩雜見者厭視聞者厭聽且
士人猥多無甚於今世校無以大相過之實而冒不
加之名則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爲譏笑
之具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士無親策制舉無記
誦無論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日慨然天子自舉之三
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
惟無益而反有害也

宏詞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

紹聖初既盡罷詞

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

其後又爲詞學兼茂其爲法尤不切事實何者 朝
廷詔告典冊之文當使典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
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氏錄爲經常之辭以教
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制誥詞意短
陋不復髣髴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
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譁然自相矜尚而 朝
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
溫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
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
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
取天下士而用之於 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
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

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
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
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
其人未嘗知義也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
也操紙搜筆以爲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
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
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矣者自熙寧之以經
術造士也固患天下之習爲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
實用凡王安石之與神宗往返極論至於盡擯斥
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爲追述
熙寧既禁其求仕者不爲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
仕者使爲宏詞是始以經義開迪之而終以文詞蔽

陷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已爲宏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爲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宏詞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久矣而詞科迄未有所更易是何創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何自爲肯馳也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役法

自熙寧爲募役法盡官府之役官自募之官受其病而民獲其利官當其勞而民居其逸雖然官豈能自爲其病與勞哉故差役之患雖去而募役之患方

興故役錢者募役之患而今之保副正長者又募役所不能行之患也役錢則不可復論保副正長者乃役法之一事耳而今爲大患窮天下之能言者日夜相與謀之而不能自出一說也蓋昔者保伍其民而有保正副將以兵法部勒其下而其法曰募有材勇及一都之內物力最高者戶長則以催科耆長則以追胥而皆有催直熙豐之法其分畫詳明如此然猶紛紛而不能定其後艱難用度日缺講利源者無所取財以爲耆戶長催錢者官未嘗盡支而爲耆戶長者亦不願請故取其窠名以起發上供而耆戶長之役盡以歸於保正副然則今之保正副募法未嘗不存而未嘗不強差之也其計較物力推排先後流

水鼠尾白脚歇替之差，卿胥高下其手，而民不憚出死力以爭之。今天下之訴訟其大而難決者，無甚於差役。蓋朝廷之上，其於庶事，條目纖悉，委曲動有法禁，而所謂保正副者，乃獨無法，何爲其無法也？名募而實差，是以若此，其不齊也。而近世淺夫庸人之論，不過仇疾於官戶，誅挾於詭產，其說有自宰執而與編戶齊役矣。而詭產，半天下，其弊安可絕？且不咎州縣之以差保正副長困民，而區區然姑欲治官戶詭產，何哉？今復以耆戶長，在錢還州縣，使二稅呼集之，役有所分，而隸之於保正副，則差役之害，大半已去矣。使一都之內，誠有材力可以服衆，智勇可以率人者，遵用舊法，使爲保正，若副而除其一戶二稅之

半要使保正副者人欲爭爲之而不可而不使強委已而不願也夫如是天下豈復以差役爲患哉又如是則雖官戶無間新故亦皆可爲之而何以此督責官戶哉且今世爲民之意何其薄而辦官之事何其至也且京師有諸道諸道有諸州諸州有諸縣自縣而後親及於民也其勢宜使什伍比閭里黨而後達於縣令則擇其人而爲保正副者正所以親切於民服習其小爭而無使至於大聞教民使不犯省刑罰之先務也若此者其官事何所不可辦而今顧未嘗爲之施甚陋之意以與民較至下之策民愈爭而不知悔則鞭笞隨其後是獨何益哉是其行之非有所難而不思去者何也

新書

何謂新書之害 本朝以律為經而勅令格式隨時

修立自嘉祐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大

觀政和紹興皆自為書近者乾道淳熙已

再成書矣以後衝前以新政舊凡朝廷上下之所

恃以相維持相制使者奉行此書而已且天下以法

為治久矣臣豈敢遽議新書之為害如晉叔向之所

以告鄭子產者乎然而有三害最近不可不知凡天

下之事無不備於此書而人之智慮不能出於此書

之外者一害也書既備矣而事復弊法既具矣而令

不行則宜有說焉今止謂之各已有見行條法止於

檢坐申嚴而已明知法不足恃而欲強委之二害也

人才因此浸以頽惰倚撫利害汎然推廣及其終也
不過亦曰臣愚欲望申嚴已行之法而已以法爲弊
猶可言也以人爲弊不可言也三害也至於朝省
之前後批六部之勘當諸司州郡之照條施行又其
相習公爲欺誕以度歲月害之小者耳夫以法爲治
今世之大議論豈可不熟講而詳知也蓋人不平而
法至平人有私而法無私人有存亡而法常在故今
世以人亂法不亂爲常語此所以難於任人而易於
任法也雖然人則未易任也以唐虞三代之盛王至
誠一意以相與而後其人可任今則安能至於不任
人而任法則必任其足以行吾法之人而不任其智
不足以知法與力不足以行法者而後法可任此易

見之論也而今則亦未之能何也夫使是書而果已
備天下之事則將何取於人蓋是書之所備者備其
文不備其實備其似不備其真也夫使見行條法誠
已皆具而天下何爲尚有犯法而生弊者然非無其
法之罪而無其人之罪也審矣今不改其人而曰檢
坐申嚴以諄復其法然則法終不行矣故任人而廢
法雖誠未易論而任人以行法所以助法之不能自
行者非必若今之所謂檢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
類而已也不任人以行法而止於檢坐申嚴批狀勘
當照條之類以煩天下之耳目使其人聰明憤耗智
慮不知所出求以應故事而塞章奏則亦謹然願助
陛下之申嚴此法令之所以日壞而人才之所以日

消日用飲食而不能自知法爛道窮暫相縻繫而無
經久固結之道國威之所以不振強虜之所以憑陵
也臣故欲陛下縱未能任人而廢法以行唐虞三
代遠大之政姑欲任人以行法使法不爲虛文而人
亦因以見其實用功罪當於賞罰號令一於觀聽簡
易而信果敢而仁若漢以來者可矣

吏胥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爲甚者
蓋自崇寧極於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膚蹇
淺者亦不復修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
會一切惟吏胥之聽而吏人根固窟穴權勢熏炙濫
恩橫賜自占優比渡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

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密院
吏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路從而倣視又其常情耳
故今世號爲公人世界又以爲官無封建而吏有封
建者皆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
居之俛首刮席條令憲法多所不諳而寄命於吏此
固然也然雖使得其人而居之如昔之所謂伊尹傳
說之儔而以夫區區條令憲法仍爲不曉而與是吏
人共事終亦不可然則今世吏胥之害無問乎官之
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而要以爲當革而已矣有吏胥
徒自有國以來所同有也然必使上不侵官下不病
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焉而秦漢之弊法屈天下之
豪傑由刀筆選而至三公今幸已甄別品流而其餘

弊未盡去且又皆以天下經常之事立爲成書以付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知焉此其爲害又過於秦漢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爵其祿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權柄足以動搖守相者今之所謂都錄行首主事之類是也此直以鞭撻戮刑待之而高爵厚祿若是何哉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習國家臺省故事一旦冒居其位見侮於胥今胡不使新進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爲之三考而滿常調則出官州縣才能超異者或遂錄之若此則有三利士人顧惜終身畏法尚義受財鬻獄必大減少吏曹清則庶務舉且因以習士夫使之有才而無至於今世之偷惰一利

也更迭爲之無根固窟穴之患無保引私名之弊而封建之勢因以去矣二利也增負百餘稍去冗官之患待闕擇地爭奪尙候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動衆之難者京師紀綱之首吏曹清則諸司州縣之吏蠹亦必少異於今日蓋結託干請有所不行與決衆事整齊簿書不爲疑玩則下知畏故也

監司

何謂監司之害 朝廷之設官也必知其所以設官之意其用是人也必先知其所以用是人之說州郡衆而監司寡謂州郡之事難盡察也故置監司以察之謂州郡之官難盡擇也故止於擇監司亦足以寄

之自漢以後所謂監司者亦若是而已未暇及于岳
牧相維之義也且其若是則奉行法度者州郡也治
其不奉行法度者監司也故監司者操制州郡者也
使之操制州郡則必無又從而操制之此則今世所
以置監司之體統當如是矣今也上之操制監司又
甚於監司之操制州郡緊緊恐其擅權而自用或非
時不得巡歷或巡歷不得過三日所從之吏卒所批
之券食所受之禮饋皆有明禁然則朝廷防監司
之不暇而監司何足以防州郡哉且不責其大而姑
禁其細何哉是謂不知設官之意用人之說而必微
文以立法一失也故監司弛惰人反以爲寬大上亦
以爲知體監司之舉職人反以爲侵權上亦以爲生

事此真大謬矣者也夫監司者以法治下以義舉事者也今轉運司則以剗削州縣之財賦俟伺其餘羨袞雜其逋欠爲一司歲計之常提舉司則督責茶鹽用法苛慘至常平義倉水利民田則置而不顧提刑司則以催趣經總制錢印給僧道免丁由子爲職而刑獄寃濫詞訴繁滯則或莫之省焉是監司之不法不義反甚於州縣故今之爲州縣者相與聚而嗤笑監司之所爲豈監司之本然哉是謂不以法治不以義舉之權付之而使監司之所操者在州郡之下矣二失也且不必法不以義則所爲付之事功者固宜得其實焉今也轉運司徒報上供之數於戶部而轉輸運致之實則無之則其所以總一路之財計者將

何所用也茶鹽則已受其剽利於權務都場而提舉
司受其指留掌其住賣督其煎煮爲之索逋理債而
已經總制錢州郡各已趨辦上供而提刑者徒文移
知通收索季帳稽考綱解以報戶部而已是三司者
以此爲職徒養資攻多人徒憑意氣作聲勢以便其
私可也國紀民命何賴於此是謂旣無法無義而事
功又不得實三失也至於還轉運之權以清戶部之
務罷提舉之事以一轉運之權又皆今日之甚急者
昔人謂止擇十道使猶患不得人則監司者蓋甚重
矣豈以爲例差循致之用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三